



唐寅《秋风纨扇图》中的扇子，接近方形。

楼世宇

端午赠扇的习俗始于唐初，但载入史籍的赠扇行为早在东晋就有记录。《晋书·袁宏传》载，才子袁宏出任东阳郡守时，谢安送给他一把扇子，袁宏回答：“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意思是他将实施仁政，安抚百姓。这一行为象征着君子之风，好友之间才会互赠扇子，表达心意。

大唐贞观十八年（644年）五月初五，太宗李世民在两柄扇子上亲笔题书，分别送给大臣长孙无忌和杨师道。李世民书法功夫了得，扇面上的字迹笔势惊绝，寓意“动清风，以增美德”。端午赠扇的习俗也由此蔓延开来。

在李世民之后，端午赠扇逐渐成为唐代的宫廷礼仪，同时也在民间流行。唐《云仙杂记》

扇子有了使用功能、象征意义以及社交用途，在扇面上书写和绘画也就顺理成章。

南宋初年邓椿的《画继》一书中，记载了北宋画家刘宗道画“照盆孩儿”的轶事，称其“以水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每作一扇，必画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实恐他人传模之先也”。刘宗道想到一个题材，就连画几百件，以防他人“克隆”。有学者认为，这个画扇的行为与宋代的端午节有关，也表明当时市场对扇面绘画已有较大的需求。

刘宗道的故事仅见于文献，如今保存下来的宋画中，仍有不少反映端午的团扇画作品。

比如传为南宋林椿所画的《枇杷山鸟图》，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正是枇杷成熟的季节，果实在阳光照射下分外诱人，一只小鸟翘尾引颈栖于枝上，它被枇杷的香味吸引，却发现有一只蚂蚁爬了上来，于是定睛端详，神情极为生动。画家以细腻的笔触，对果、鸟、虫、叶的形象作了逼真描绘，不仅鸟儿神态可爱，蚂蚁的

鉴赏与收藏

木雕上的童趣：婴戏图

应敬明

婴戏图就是描绘童子嬉戏场景的画面，迄今可考证最早的是三国朱然墓出土的画有“童子对棍图”的漆盘，盘中央两童子持棍比武，形态鲜活。至宋代，婴戏图成为文人喜欢画的题材，图案也日臻完善，宋代画婴戏的画家主要有苏汉臣、刘宗道和杜孩儿，苏汉臣的《秋庭婴戏图》、刘宗道的《照盆孩儿》和杜孩儿的《浴婴图》名噪一时，把童子的趣味、率真刻画得精妙入微。

江南明清木雕婴戏图，承接宋元婴戏图的意蕴，但更世俗化。它采用圆雕、浮雕、透雕、浅雕、朱金木雕、骨木镶嵌等不同表现手法，在建筑梁架和家具装饰中都有广泛的使用，在木雕技巧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情感表达上也极为传神，是木雕中最有趣和生动的表达。题材有百子迎春、闹元宵、五子登科、麒麟送子、文人携童、童子戏禽、连中三元等等。以百子图内容最为丰富，涵盖蹴鞠、下棋、扑蝶、弄鸟、牵车、观鱼、沐浴、摸虾、放爆竹、戏



清代甬作黄杨高嵌婴戏图“踢燕子”和“蹴鞠”等。

蟾蜍、捉迷藏、傀儡戏等玩乐场景，寓意百子千孙，繁衍不息，人丁兴旺。

甬上吉木堂艺术馆收藏婴戏题材的明清木雕颇丰，其中一张东阳清中期朱金小姐床，雕刻“百子迎春图”。床的12块朱金花板上，100个童子或辫发盘髻，或额披刘海，或身着华衣，或身披流苏，或项戴银圈、长命锁等，展开诸如放鞭炮、提灯笼、持春幡、骑木马、乘灯船等迎春的各种活动，突出生命初始对春天本能的亲切。

甬上江南民间艺术馆收藏的

吉木堂收藏的几十块清代东阳婴戏图门窗浅浮雕腰板中，有司马光砸缸、蹴鞠、猜拳、点爆竹、放纸鸢、状元及第等题材，《司马光砸缸》腰板上，六个童子中有执砖砸缸的，有从缸破的地方爬出的，也有围观的，神情、姿态各异。

吉木堂还收藏了甬作黄杨高嵌婴戏图床板和红木雕婴戏图吉木堂等。其中两块床板，在红木底板上采用黄杨高嵌技艺，雕刻出两幅童趣图景，活灵活现。

甬上江南民间艺术馆收藏的

甬上江南民间艺术馆收藏的

甬上江南民间艺术馆收藏的

甬上江南民间艺术馆收藏的

甬上江南民间艺术馆收藏的

端午这一天，除了吃粽子、赛龙舟、悬艾叶、挂香囊，我们还能做什么？

有一项源于唐代的端午习俗，自明代开始逐渐湮没了几百年后，近年又悄然流行起来，那就是赠扇。

扇是好物，可以取风，可以驱蚊，可用于遮挡，可在上面写字绘画；一扇在手，倏忽指挥天下事，谈笑间，风清气正，雅量高致。扇又与“善”谐音，端午赠扇，有倡导人心向善、多行善之意。

端午的扇和扇上的画



宋《浴婴仕女图》团扇画



仇英摹宋人《浴婴图》



宋《端午戏婴图》

端午赠扇，寓意“动清风，以增美德”

云：“洛阳人家，端午赠遗辟瘟扇。”五月是传统意义上的恶月，百虫肆虐，百病丛生，百姓之间端午赠扇，目的之一是避免瘟疫。唐代敦煌文书《端午日贺扇》一文中，也有端午赠扇的记录。

到了宋代，端午赠扇在宫中形成制度。

北宋初，赵光义还是晋王之时，端午节曾送团扇给御史中丞刘温叟；当赵光义登基成为宋太宗后，于淳化三年（992年）端午节，赐近臣御书扇。《岁时广记》载，宋仁宗会在端午节赐近臣御书“飞白扇”。

到了南宋，端午那天，皇室会赐扇给宫廷内眷、宰执、亲

王，这类扇子大致分工扇、御书扇和画扇三类，最受宠者能得到四把团扇，其中工艺扇和画扇各两把，尤以“御书葵榴画扇”最为珍贵，扇上一面有皇帝亲题的书法，另一面是宫廷画师的画，画的多为蜀葵、石榴花、萱花、菖蒲、艾叶、栀子花等当季植物，不但美，还有辟邪祛病的寓意。乾道七年（1171年），宋孝宗赐御书扇子给丞相周必大，周必大写诗感谢：“皇恩隆宰辅，赐扇御书诗。”

所谓上行下效，南宋时期的官员文人、市井百姓，也都乐于在端午节馈赠亲友扇子作为礼物，并随手在扇面题字或画上时

令花卉。

无论男女，宋人使用的扇子多为团扇，呈圆形或椭圆形。比如宋徽宗赵佶《听琴图》中的蔡京，左手拿的便是团扇。北宋末期，折扇从日本和朝鲜半岛传入中国。不过直到15世纪的明代，它才在中国盛行。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唐寅等明代才子出场时，常以手持折扇的形象示人，是有一定依据的。从那时起，男女手中的扇子也有了“分工”。折扇成为男性的身份标志，团扇则越来越局限于被女性群体使用，同时团扇也渐渐向方形接近，比如唐寅《秋风纨扇图》中仕女的扇子，即是如此。

这种变化之下，越来越“世俗化”的扇子以及画扇的行为，与端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赠扇也在端午节的习俗中渐渐淡出。

这种变化之下，越来越“世俗化”的扇子以及画扇的行为，与端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赠扇也在端午节的习俗中渐渐淡出。

在扇面书写和绘画，是中国艺术的创意

头尾足须也都清晰可见，充分彰显了宋代工笔花鸟画精湛的水准。

据宁波鸟类动物专家张海华考证，此鸟名为暗绿绣眼鸟，简称“绣眼”，宁波地区常能见到。张海华认为，相比于枇杷，这只蚂蚁对绣眼的诱惑力更大，因为绣眼不吃枇杷，它的“粮食”是枇杷树上的虫子。画中，它那细长尖利的喙，对准了这只蚂蚁。

另外也证明，此图画的是江南一景。

上海博物馆的一幅团扇画——明代仇英摹宋人《浴婴图》，则精确还原了宋代的生活场景。宋画原藏在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的天籁阁，仇英家居项家期间临摹了此图，描绘的是一个庭院里，有精致的太湖石和红漆栏杆，有圆形的澡盆，还有几种反映时令的花草植物。画面下部有一丛红色萱草花，上部芭蕉后面种着一棵石榴树，火红的石榴花正在绽

放，与萱草花两相映照。

画中有两女子各带一个男婴，其中一个正给盆中的孩子洗浴。据考证，但凡表现宋代“浴婴图”的画面，一般被认为是与端午节的“沐浴兰汤”风俗有关。仇英此图中画入的萱草花，历来有母爱之寓意，女子浴婴，或许传达了对母爱的颂扬。

此外，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收藏有一件《端午戏婴图》（又称《狸奴耍戏图》，作者已不可考），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则有《浴婴仕女图》团扇画，都是以端午节和婴儿为主题的画，或嬉戏，或沐浴，均为典型的宋代风格，不仅描绘细腻，而且极富童趣，有浓厚的世俗生活气息。

作为时令的端午和作为雅玩的扇子，两者具有很高的关联度。如今，端午赠扇的习俗又流行起来，那么，这个端午，你会画扇还是赠扇呢？



传林椿《枇杷山鸟图》。



赵佶《听琴图》（局部）中的蔡京，持椭圆形团扇。

两片嵊州浅浮雕雕戏图门腰板，其中一片题为“老妇画纸为棋局，童子敲针作钓钩”，画面中，两童子坐在石桌边把铁针敲弯制成鱼钩，妇人在纸上给童子画棋盘；另一片板上题为“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一童子拉着老者说话，另一童子扶在栏杆上陶醉于恼人的春风。

甬上五丰楼收藏了一把甬作清代朱金小姐椅，椅形规整，朱红纯正，椅背雕“五子登科”和“麒麟送子”图案。“五子登科”即五童子一同嬉戏玩耍，取自五代后周燕王府窦禹钧家中五子先后登科及第的传说。麒麟被视为“仁兽”，其“送子”功能源于对孔子诞生的传说。相传孔子出生前，麒麟口衔玉书降临其家，预言其将成为“素王”（无冕之圣贤），由此衍生出“麒麟送子”的典故。

表现婴戏图的还有东阳明清民居中的“榴开百子”雀替，将植物纹样与婴戏符号嫁接，工匠利用石榴籽的排列组合形成童子群像；《司马光砸缸》腰板上，六个童子中有执砖砸缸的，有从缸破的地方爬出的，也有围观的，神情、姿态各异。

这些雕刻，工匠表现出了精湛的刀艺，通过动态捕捉，倾注着情感，使静态木雕产生时空延展的戏剧效果，绘声绘色地叙述民间童年趣事。

（应敬明 供图）

锐观察



中国港口博物馆户外广场，汇集了数十家潮品和文创产品的市集。

汤丹文

5月17日，国际博物馆日的前一天，我来到北仑区春晓的中国港口博物馆，现场体验了港口生活周的活动。这个已举办到第3年的生活周，是北仑文旅部门策划的青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体验之后，更觉得这是一场滨海之城生活时尚的“嘉年华”。

以“生活周”的方式打开博物馆，用生动有趣的文旅新场景吸引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关注，是主办者的初衷。于是，今年的港口生活周上，围绕水下考古展厅和潜水艇展开的沉浸式剧本解谜、观涌·海上音乐会、集装箱文旅盲盒、流动艺术演出、汇集潮品和文创产品的市集、“海洋减塑”行动甚至匹克球体验等等，一一上演。它们营造出浓厚的快乐氛围，也倡导着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当然，博物馆本身也收获了“流量”。

港口生活周与中国港口博物馆的结合，让这里的文物陈列展示也生动有趣起来。现场的《深潜纪元|潮汐指令》实景解谜，通过角色扮演，玩家既体验了“潜艇空间”的科幻感，也实实在在地感受了小白礁沉船水下考古与修复的真实工作状态。在动态交互之时，平日静态的文物也活泛了起来。如同一位观众所言：“博物馆已不是单纯的静态展陈，而是一道通往梦境世界的门。”

在博物馆三楼的阳光大厅，我还见到了“潮起聚场：望潮行动经纬”艺术展示，它既是一个占据空间的硕大装置艺术，也是以海洋生物动漫化书写的展板，宁波方言与海洋美食的介入，艺术化地构筑了港城地域的生活场景，附带也展示了他们从创意到实现的过程。据说，这个项目是港博青年学者与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师生发起的艺术共创。对师生而言，他们亦从这种艺术创作中，成为博物馆内容的创造者。

今年港口生活周的主题是“即刻更新”，这其实也呼应着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在主办者眼中，“即刻更新”就是在未来的时空坐标中，于数字技术的“冲浪”中，重塑海洋地域特色的文化基因。通过中国港口博物馆展陈叙事的革新和周边场景的沉浸再造，投入于新世代的生活浪潮之中。通俗一点的解释就是，用可亲可近的吸引力，改变博物馆以往“高冷”的刻板印象，以新面貌、新气象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所以，港口生活周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亲民的生活范儿：开通从市区抵达“港博”的专车；市民游客从北仑文旅盲盒现场抽出网红景区体验门票等；当然港口生活周更少不了音乐，国内新潮的年轻人，陆续登台演出，用音乐的语言，实现了年轻人之间独有的交流对话……

在港口生活周期间，中国港口博物馆的生态是多样的，“面孔”是多重的。这也切合了国内文博圈正在讨论的焦点话题，那就是博物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多种方式突破传统边界，展现出丰富多样的新面貌，以此激发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追求。未来的博物馆，要以“千面新生”，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

“千面新生”的反义自然是“千馆一面”的“了无生气”。从“大而全”到“精而特”，“专”“深”“趣”“活”，自然是博物馆展陈的方向。但若没有多样化的创新，这个目标也很难实现。有媒体提出，未来博物馆的创新，需要有N个“面孔”，比如科技的“面孔”，借助网络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突破时空限制，连通现实虚拟世界；互动的“面孔”，从“请勿触摸”到“来动手玩”，让博物馆的认知学习过程更生动有趣；年轻的“面孔”，让博物馆“潮起来，玩起来”，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讲好故事，吸引他们打卡和消费；社区的“面孔”，就是走出博物馆，开馆外新天地，走进公众的日常生活……博物馆不仅仅是文物收藏、展示的场所，而是大家都能参与的文化传播、创新再造之地。而港口生活周的3年实践，就是对博物馆适应快速变化社会而进行的多多样性探索。

今年港口生活周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对未来多样性的这种判断。据不完全统计，2025港口生活周首日就吸引了超1万人次参与。更因为首日参与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场景传播，吸引了更多人赶来。活动两天的人流量将近3万人次，远超“五一”假期进入“港博”的人数。

当然，也有人认为，类似港口生活周的一些娱乐属性，会喧宾夺主，消减博物馆严肃的教育意义。这让我想起了美国教育家杜威的一句名言：“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教育即生活”是杜威一生最重要的教育思想。而前几天，华东师大的教授汤涛，把杜威的这个理论与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联系在一起。这四个字，也是华东师大的前身、由宁波人张寿镛创办的上海光华大学的校训。他觉得，求知悟道与生活行进，雌雄同体，并行不悖。



中国港口博物馆阳光大厅，艺术家李耳带来精彩的水晶球表演。

从2025港口生活周成功举办说起

未来生活，博物馆何以「千面新生」